

文
定
集
二



文 定 集

汪應辰撰

文定集卷八

制

除虞允文特授樞密使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惟昔人臣之美見于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告成于土或飲御諸友受祉于朝君臣俱榮中外作乂乃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舊庸既追繼于前哲式序在位宜特隆于寵章左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仁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虞允文學貫道原謀經帝載眇綿作炳識獨照于幾微酬酢佑神動自諸于節奏出濟艱危之會亟收戡定之功游陟政塗茂昭賢業俾宣使指往拊神隅明師律于蠱敵之餘拔人材于隱約之際振威靈于遐徼勿士行枚寬賦斂于疲氓以爲保鄣豈特戎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茲命遄歸協圖內治方倚毗于兵柄肆就正于使名載衍爰田併加眞食以示褒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於戲宥密之嚴夙夜基命英雋之重精神折衝其益厲于壯猷以弼成于丕業可特授樞密使依前左大中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于閒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驍銳。生知大義。旣用夏以變夷。洊奏膚公。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于伊吾。乃威損于柁邑。勉從細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勦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省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于竝授。今特出于異恩。內以增輦轂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遇。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公。對歎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邊鎮節度使制

周之六軍。隱于南畝。及有風塵之警。則按籍而起。于是以六卿各將一軍。是則武事不在乎拔距越乘之徒。而在乎仁義道德之臣。此杜預所以緩帶臨戎。安石所以弈碁制勝。我有明哲。授之師律。其明聽朕命。具官某。才高當世。學通古人。試之以劇。而才愈出。臨之以難。而智益明。雄謀大略。信可以將萬兵。而懾遠人矣。秦亭當兵車之衝。西鄣羌戎。提按一道。必在能者爲之節制。夫斧鉞在前。六纛在後。不用命者有顯戮。用命有厚賞。爾其勉哉。無墮兵律。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爲招到三衙軍兵。竝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與爲。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耶。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累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

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新除樞密使虞允文誥口宣

帷幄之謀。方咨于耆喆。樞機之府。俾正于使名。其益懋于遠圖。以欽承于休命。

虞允文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延登傑材。進冠樞府。嘉猷告后。方俟于沃心。孚號揚庭。豈容于反汗。

新除樞密使虞允文再辭免恩命乞檢行累奏許解機政不允批答

朕居安思危。常謹不虞之戒。柔遠能邇。庶幾可大之功。卿秉國樞機。同朕心德。乃言可績。率前定于規橈。不已于行。復外宣于威令。迨茲入輔。示以褒崇。事權弗移。蓋因已試之效。謀畫具在。其尙克成厥終。勉副倚毗。毋勤訓告。所請宜不允。

尙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于至懷。尙游陳于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原註〕奏劄云。非不欲宣力左右。初終如一。勉安厥位。

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辭免赴行在乞解罷機政除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眷言四川邈在萬里。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簾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肆頒召節。矻望來朝。迺引疾以爲辭。欲奉身而日佚。夫以忠誼徇國。功利及民。方興時而偕行。其何恙之不已。倅人夙駕。宜毋事于回翔。元老壯猷。期卽歸于入告。所請宜不允。仍疾速赴行在。

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邑實封史浩辭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卿入相初政。爲甘盤舊學之臣。出殿大邦。蓋禹穴神臯之地。歲勤再閱。氓俗浹和。肆稽進律之文。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言歸。惟昔人臣。勤于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顧瞻鄉黨。實在四封。尙何異于家居。其卽膺于朕命。所請宜不允。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事史浩乞解府事賜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以卿望重弼諧。心存孝養。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奉。胡爲來諗。欲就退閒。而況年穀豐登。里閭寧謐。耄艾有遨遊嬉戲之樂。鰥寡無歎息愁恨之聲。爲政若斯。養志大矣。益思錫類。毋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除知建寧府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厚德宿望。巋然一時。起于燕閒。付以帥師。矧洊紆郡綬。休有政聲。入長六卿。實倡九牧。令茲寄任。何足以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知建寧府凌景夏乞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歷守劇郡。綽有豈弟之聲。入踐禁塗。蔚爲侍從之表。眷予賜履之舊。寄以分符之嚴。推平日之政以治民。藉本朝之望以重外。庶幾兩得。奚必再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凌景夏乞致仕不允詔

卿德齒之尊。典刑所寄。在昔甘泉之法從。實冠羣公。于今正始之名流。殆無幾輩。退奉祠館。洊更歲時。俛仰湖山之間。浮遊塵垢之表。旣無外累。足以自頤。奚爲抗章。復欲謝事。其仍舊貫。毋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閱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良祐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乞守一州或奉外祠不允詔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之政。朕所法也。卿蘊積淹博。造詣精遠。秉風憲。記言動。出制誥。司諫諍。平奏事。詳命令。固已盡議論文學之選矣。官之卿貳。分職帥屬。以趨事功之實。朕又將有攷焉。勉祇厥服。稱朕所詳試之意。所請宜不允。

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界外祠不允詔

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逖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

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耶。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試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卿夙以學識。簡于朕懷。發舒謀猷。敷歷華要。方益觀于遠業。乃祈去于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怍。奚虞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恆。豈復悔尤之積。尙體茲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材猷敏博。器蘊淵閎。入踐樞密。甫周歲時。任邦家之重。知無不爲。應事物之繁。綽有餘裕。俾進參于議。雖仍兼倚于本兵。謂卽欽承。乃茲遜避。昔李德裕之興唐室。而陳執中之相仁宗。顧事業之如何。豈科第之足問。亟膺朕命。毋或他疑。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乞于所除新命特免一職事不允詔

卿濟時之略。左右具宜。徇國之誠。夙夜匪懈。俾參庶政。仍總鴻樞。昔康定之紀元。從晏殊之建請。以共政之臣。當同體氣。凡安邊之議。皆得預聞。惟令兼官。蓋出此意。勉服定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參知政事王炎乞只令以舊帶端明殿職名充四川宣撫使不允詔

仰惟祖宗一視中外。間遣近弼。往釐遠方。初無末世五大在邊之嫌。蓋得周家二公分陝之意。朕念蜀萬里在天一隅。繼咨執政之臣。以重宣風之任。旣稽故實。亦合時宜。載嘉許國之忠。曾靡憚行之色。而乃欲

避權寵。所還政機。非事實之當然。殆嫌畏之過甚。亟膺成命。毋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尙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修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昔人之長。調膺萬機。康濟羣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厥終。惟進陟于宰司。蓋甫踰于期月。若乃富強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贊彌縫之助。胡爲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子爲政。尙云三年。其盡弼諧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尙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政事。廉陛易陵。何以嚴國體。謂將在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義純全。謀謨宏遠。游更衆職。而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強。攷卜既精。咨詢咸允。乃真百僚之冠。式圖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釋位。豈習見近事。但以輕去爲然。而未諒朕心。蓋以既往爲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勤勸相。尙念分陰之惜。毋徒屢瀆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試戶部尙書曾懷乞除一宮觀或外任差遣不允詔

朕與二三大臣。講論治道。以精擇久任。爲用人之方。

〔原註〕御製用人論。賜宰執云。擇不厭精。任不厭久。

矧國計繁重。非他官比。如劉晏。

陳恕。蓋皆久乃見效。今朕之用卿。旣得人矣。其益單乃心。稱朕所以擇任之意。毋汲汲于求去也。所請

宜不允。

右朝議大夫曾懷辭免除龍圖閣學士知婺州恩命乞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久勞暫逸者。臣子之至情。入從出藩者。朝廷之異數。既進退之無愧。宜恩榮之有加。卿自寅周行。卽司邦計。深達變通之術。兼明取予之方。六年于茲。多績用懋。曳履正資于獻納。需章屢丐于退閒。冠西清嚴近之班。付東道蕃宣之寄。裕民足國。已歸晏恕之功。宣化承流。尙繼龔黃之政。悉心思報。避寵何名。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以正直之德。肅乂之材。尸我一方。甫更數月。威惠孚洽。左右率從。胡爲抗章。乃欲引去。委寄之重。方茲仰成。其體朕懷。勉安爾位。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卿以盡護諸將之略。而鎮拊湖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爲最。而乃洊陳奏牘。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敷文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吳芾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宮觀差遣

不允詔

昔漢氏得人之盛。而以儒者通世務。僅三人爾。又不皆出于正也。不其難乎。卿夙蘊儒學。力持正論。而踐揚中外。更閱繁劇。竅卻立解。芒刃不鈍。非特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已。屬江西之謀帥。舉閩外而付卿。夫以

才難如此。而卿乃欲退自暇佚。其可乎哉。所請宜不允。

徵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芾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乞詔

卿回翔禁塗。望實益劭。鎮撫方面。恩威一新。顧欲于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尙體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蔣芾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差破隨行幹辦使臣等恩命不允詔

卿懇避上宰。願持親喪。念難奪于至情。已特從于勤請。若乃續廩庫之奉稍。給戶庭之使令。非獨示寵異之優。亦以嚴等衰之辨。載在典故。合于事宜。雖卿素懷損挹之誠。不累于物。矧今方在閔難之際。豈顧其私。然此恩章。蓋存國體。勉承眷意。毋復固辭。所請宜不允。

蔣芾再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并依格法指揮差破隨行使臣等恩命依所允詔

卿富經濟之業。冠弼諧之司。雖予寧三年。蓋無貳事。而式是百辟。宜有優恩。旣攷典章。始頒詔旨。乃勤累奏。必欲終辭。重整素懷。勉從來諗。惟眷注之良厚。尤歎嘉之靡忘。所請宜依。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學窮浩博。識造淵微。蚤冠冕于辰髦。寢踐揚于禁路。出納惟允。密贊邦家之宜。從容以和。益儲公輔之望。俾預聞于兵政。蓋蔽自于朕心。庶幾殫帷幄之謀。亦以驗詩書之效。毋爲謙挹。其卽欽承。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梁克家再乞解罷職任退奉外詞不允詔

卿宏材敏識。秉國機政。惟事叢任重。而夙夜不懈之故。以逢霧露之疾。神明扶持。亦且良已。謁告旬日。曾何足言。卿其節省思慮。輔近湯液。使邇有喜。毋復以引去爲辭。稱朕意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爲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撫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新除荆南劉琪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恩命只令帶見今職名往知荆南不允詔

卿頃位樞府。盡心公家。見義必爲。守正不撓。朕所未嘗忘也。荆居上流。晉比分陝。徒得君重。副吾四支。惟是端明之職。自明道復置。訖元豐初。無以舊弼爲之者。卿雖無所增損。殆未稱朕所以不忘賢德與今茲倚重之意。進一等。蓋循故事。初未有殊特褒賞加于卿也。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楊俟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入踐省寺。出擁使節。理財之職。更閱幾徧矣。進貳民部。益觀來效。若乃知取予之有道。欲軍民之俱足。能陳此善。實獲朕心。勉務力行。毋爲退避。所請宜不允。

試吏部侍郎薛良朋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綽有文雅。富于材猷。雖三輔浩繁。而一切治理。載疇政績。擢實禁塗。旣付以銓綜之平。亦需其獻納之

益美成在久。豈日月以爲功。進思盡忠。其夙夜而匪懈。毋懷故土。而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知太平州周操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命不允詔

卿頃任言責。凜有直聲。晚登禁塗。蔚爲宿望。勉從便郡之請。蓋示優賢之意。學士之職。初非踰等。法所當得。義無可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吏部侍郎陳彌作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敏識足以察微。宏才足以經遠。夙夜匪懈。知無不爲。今之兵部。職分而事簡。非唐六典之舊矣。念未能盡卿所長也。爰正貳卿之名。俾司銓筦之重。亟祗厥服。益究乃猷。毋執謙詞。以稽成命。所請宜不允。

劉章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體。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禮。卑以自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周葵辭免恩命不允詔

士之致其事者。朕皆有以寵綏之。矧卿德齒之尊。輔弼之舊。朕所以貴德尙齒。與夫優待大臣之意。其可已乎。體予眷懷。祇服新命。永錫難老。使士大夫有所矜式焉。所請宜不允。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軍府事錢端禮奏到任已旬月。年踰耳順。乞復令奉祠退就閒館。不允詔。卿世濟忠孝。地兼親賢。入參政機。蓋實行于相事。出布德意。亦自昔之名藩。繫民具瞻。與國同體。宜盡股

肱之義益圖屏翰之勳而乃洊貢封章力求暇佚矧美成在久豈旬月之足言而克壯其猷正耆賢之是賴勉安爾位毋復他辭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師心乞致仕不允詔

朕方貴德尙齒肆時耆壽俊往往不敢寧息責然來思卿宿德雅望而又近在輔郡朕獨未之識也雖以養疾之便未能出從吾游其可致爲臣而遂已乎所請宜不允

捧曰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潔廉是以士尤樂爲之用乃者卽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用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降授安德軍承宣使成閔辭免復鉞恩命不允詔

卿自奮忠力洊更險艱間因人言久去近列雖稍遠于舊秩猶退奉于祠官屬闕寄之是嚴歎人才之匪易不以一眚擯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俾建元戎之節往臨京口之師非名器之爾私蓋事權之宜稱其祗朕命益旣乃心所請宜不允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廣州觀察使趙搏乞賜收還特轉行一官恩命檢會近上奏劄辭許賜自便

不允詔

卿總戎于外。宣力滋多。特頒異恩。升畀顯秩。夫將帥之義。一于徇國。故在易之巽。進退志疑。則利武人之貞以治之。今卿辭避新命。而顧以去就進退爲言。豈其宜乎。其卽欽承。思所以稱。所請宜不允。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夏藥敕書

卿外分閫寄。邈在坤隅。載嘉鎮拊之勤。方履炎歊之候。肆頒珍劑。以示眷懷。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銀合夏藥敕書

卿以輔相之崇。任蕃宣之重。屬炎歊之未艾。念鎮拊之良勤。式示眷鐘。特頒珍劑。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銀合夏藥敕書

卿趨造于朝。尙勤跋涉。節宣其氣。宜謹興居。念方屆于炎曦。肆特頒于良劑。卽期入覲。以副具瞻。

參知政事四川安撫使王炎銀合夏藥敕書

卿參翊政塗。往釐蜀部。旣捫參之艱險。復觸熱之絆延。宜有分頒。以資衛養。

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使汪澈銀合夏藥敕書

卿望冠樞庭。任分帥閫。惟閩山之多暑。矧夏令之方炎。特頒劑和之良。以助節宣之用。

資政殿學士荆南路安撫使劉珙銀合夏藥敕書

眷西樞之舊德。鎮南紀之上流。旣觸熱以就塗。方下車而開府。特頒良劑。以示眷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搏陳敏吳拱員琦王琪楊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張青
郭謹王明銀合夏藥敕書

卿夙推將略外總師干有嘉守衛之勤方屬炎蒸之序特頒良藥以示眷懷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禮銀合夏藥敕書

卿以政府之崇任名藩之寄方對時之裨鬱其加意于節宣爰命疾馳往頒良劑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資政殿學士知溫州王之望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

禮資政殿學士湖北安撫使劉琪銀合臘藥敕書

卿義均股肱任重藩屏屬冰霜之方凜念夙夜之良勤宜有匪頒以資輔養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臘藥敕書

卿綏拊西南勤勞夙夜歲華云晏寒氣方凝特頒湯液之良往助節宣之用

參知政事四川宣撫使王炎銀合臘藥敕書

眷吾輔弼撫彼西南道阻且長歲聿其莫特致精良之劑式昭眷注之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搏楊欽吳拱員琦銀合臘藥敕書

總戎于外宣力爲多方此沍塞念其勤勩式頒珍劑以示優恩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王明張青王承祖秦琪銀合臘藥敕書

協贊元戎。訓齊勁旅。匪頒之寵。沾丐惟均。以慰勤勞。式昭眷撫。

鎮江府都統制成閔銀合臘藥敕書

起從祠館。外總師屯。方卜啓行。屬當寒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武鋒軍都統制陳敏銀合臘藥敕書

輟從環列。外總師屯。受命云初。祁寒方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正月一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入賀畢歸驛御筵口宣

三元之慶。萬物皆春。眷乃皇華。賜之宴樂。其承寵渥。以對休嘉。

正月三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歲律方新。春寒尙冽。眷言使傳。留止都郵。爰致甘滋。俾諸燕衍。

正月四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弓箭例物口宣

卿等循聲而發。克謹于容儀。承筐是將。俾頒于器幣。豈惟適用。蓋以旌能。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御筵口宣

卿等新元展慶。暇日出遊。射不主皮。蓋云和志。宴有折俎。庸以示慈。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酒果口宣

眷爾新華。遊于禁籞。奠而後發。樂且有儀。式嘉審固之能。往致芳甘之品。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射以觀德。樂且有儀。載惟終日之勤。特致上尊之賜。仍加果實。以助燕私。

正月六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歸驛御筵口宣

乃眷使華。已辭軒陛。卽其舍館。錫以燕羞。蓋軫念于勤勞。俾從容于衍樂。

又

卿等趨庭告至。整駕將行。毋疾其驅。尙少留于信宿。旣醉以酒。式照示于惠慈。

金使赴闕賜被褥鈔鑪口宣

寒律云初。使華來蒞。念久勤于道路。方入謁于都郵。爰致頒宣。以照眷渥。

賜生餼口宣

眷言使節。戾止都郵。俾致餼牽。式昭寵賚。庶幾飽德。亦足忘勞。

賜內中酒果口宣二首

脩塗滋久。授館云初。錫以醇醪。副之佳實。出于內府。時乃異恩。使介之華。少留于闕下。芳甘之品。特出于禁中。式致匪頒。以昭寵異。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大銀器口宣

春元均慶。鄰好修和。載嘉四牡之勤。特賜中金之器。茲惟優異。其克欽承。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遠會春元來臨近甸言念風霜之冽不勝道路之勞特示燕慈以將恩渥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赤岸賜御筵口宣

使節飛華國函修睦近在郊關之外想多川陸之勞式示燕慈欽承至意

赤岸賜金使御筵口宣

使節倭遲亦云勤勤都門密邇諒切欣愉其頒式宴之恩以示勞來之意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

卿等入辭法座出憩賓郵念將命之良勤矧就塗之非久洊加錫予以示眷存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龍鳳茶餅金鍍銀合口宣

靈卉之英建谿所貢茲惟絕品非止常珍眷使節之言歸庶橐裝之增賁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三首

卿等聘儀告畢使節言還出舍于郊將復勤于跋履既醉以酒尙少盡于從容卿等已事而竣茲復祗于遠役式燕以衍宜少駐于近郊尙體眷懷庶忘勞動華正展會信使遄歸方臨脩陸之勞宜有祖筵之盛庸將嘉禮以示至懷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還車言邁。甫出宿于近垌。飲酒孔偕。尙少留于祖帳。復頒芳旨。益厚眷存。

平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使節。已畢慶儀。指燕路以言還。至吳門而少愒。申加燕勞。尙體眷存。

鎮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將命還轅。經塗會府。屬當寒凜。亦旣勤劬。爰錫宴私。以昭眷渥。

盱眙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畢使言歸。征塗云久。茲焉弭節。行卽渡淮。尙少遲回。于胥燕樂。

鎮江府賜金國賀會慶節人使銀合茶藥口宣

誕節甫臨。使華來聘。冒風霜之凄勁。涉川陸之悠長。特致匪頒。式昭眷撫。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眷惟使節來會誕辰。適旣濟于濤江。方少休于候館。往頒燕衍。庸慰勤勞。

赤岸賜金使酒果口宣

遠勤信節來展慶儀。行卽扣關。俾伸廷勞。載頒芳旨。以助燕私。

賜金使上壽畢歸驛御筵口宣

誕辰紀節。信使造庭。進退周旋。見容儀之有恪。飲食燕樂。示吉慶之惟鈞。

歸驛賜酒果口宣二首

載嘉使介入覲闕庭。已虔致于慶儀。復卽安于公館。宜推好賜。以表眷懷。
誕節均歡。使軺修聘。俾之授館。行且經旬。游致芳甘。式將眷渥。

文定集卷九

序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爲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概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姦臣憤疾，磨牙搖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爲吾身，而莫知孰爲彼此也。以死生爲旦暮，而莫知孰爲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爲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爲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爲一歟。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于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于爲文也。其于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旣已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于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爲楚語、齊人之爲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并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爲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于是有以文爲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爲本、此雖異于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于爲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銳、雖勉焉爲世之科舉之業、而引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己意、不牽于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旣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彊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于古之學者而後已、僅得一第、爲宜黃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爲文十卷、求予爲序。蓋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爲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爲居正者、尙行壽卿之志乎哉。

送王公濟序

多聞識、有智慮、可以爲難能、而君子之道、或非所先也。河南王公濟、從事于桂林、而應辰得與之交、其問學浹洽、極本末無所遺忘、議論馳騁、纏纏不窮。至于居官臨事、明敏精密、盤錯必解、隱伏必察、而纖悉無不舉也。世之稱道公濟者如此、而公濟所與余朝夕講貫、惟存心行已、求無媿于道之爲事、竊嘗夷攷其行、以實其言、蓋其與人交而不欺也、受人之德而不忘也、犯之而不校也、貧至于饘粥不繼、而收卹孀遺、

奉養教誨、身執粗衣、敝以爲之、率加以彌縫調腠于其間、無所不至、內外無間言、而怡怡然忘其貧也、余所能言、而其所不能言者、亦可以想見其存心矣。夫趨操出于正、則聞識知慮皆一于正矣。由是而之焉、未始有二也。不然、則所謂難能者、吾未知有無之孰爲愈、此學者所當辨也。公濟將之官、問應辰所以贈行之言者、豈以應辰之相知、或異乎衆人之知耶？士之用心于內、非昭昭然以求聞知、是以知之者寡、應辰特以久相與處之故、而有見于一二焉耳。非敢以爲知也、使幸而相與處之日加多、則所知有不止于此者、今公濟之去也、涵養充實、德義益修、有不可知者矣。雖然、姑言其所知、而其不可知者、有待于他日之再見焉。

送鄭允升序

修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天爵、以要人爵。孟子固已非之矣。至漢儒直誦言欲以明經取青紫、其陋甚焉。吾黨鄭生、家貧、急于應舉、惟是夙夕誦舉子試中之文、不輟。模倣馳逐、庶幾及之。姑無望其如漢儒之明經。雖諸子歷代史、亦不暇涉獵之矣。其爲欲速、不太甚乎？夫捨本業而恃剽竊以爲生、何可長也。學者固不爲科舉計。若生之爲科舉計、亦疎矣。紹興十八年、余爲宜春別乘、生適來學中、未幾告歸、求言以贈行。余所以爲生惜者如此、相別不可以不盡也。故直告之如此。

送鮑以道序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地百里、固古人之所不敢苟也。永嘉鮑以道、彊學博聞、樂善不倦、而疾惡如

恐不至、阨貧而不憫、部使者聞之、使攝臨海縣、而以道豈爲貧者哉。昔者黃魯直問政于山陽徐仲車、徐仲車曰、爲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魯直報之曰、大雅之爲人遠矣、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嗚呼、應辰誦此言久矣、以告以道、以道曰、慮熟寡過、則誠所未至、睦僚佐、則吾固優爲之。夫君子自以爲不足、而優于天下、樂正子爲政、孟子所以不寐也。夫仲車之言簡而直、魯直以一代文豪、而服膺之若此者、誠有味其言也。惟以道于未至者、求所以至之、于所優爲者、不怠焉、然後知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者、不徒一時言之耳。臨海之民、尙有望哉。

送趙允明序

洛陽趙允明秀才、訪僕于山間、將行、請曰、欲以至誠立身、大哉斯言、非自任以聖賢之重、其何能及之。雖然、世之以誠藉口久矣、諸子百家粲如也、顧求其成己成物、有如聖人所謂者幾人、抑其言之詭耶、行或整耶、是未敢易言也。試舉以問吾子、或者曰、君子誠心于爲善、小人誠心于爲惡者也。夫誠矣、又爲善、是誠與善爲二也。誠矣、而至于爲惡、是誠者非天之道也。隱于吾心、是耶非耶、子行矣、其繇是而疑、疑而思、思而得矣。

贈徐朝卿序

余故與徐壽卿厚、壽卿不幸僅得一第死、余念之、不能忘也。其弟朝卿、訪余于山間、且言生理益落、家世傳河圖書、不知其所從來、以人之始生歲月、按圖而攷其禍福、無不驗、今將藉此以餬口、余爲再三嘆息。

久乃使試其術。以至汎問錯取。參差不齊。而一一皆中。異哉。子之有是書也。朝卿本業儒。爲性靜慎。無世俗日者多言誇嚴之態。故術之精確。至于如此。而不免于泝辭統也。雖然。由子之術而論之。則既有所係矣。挾此以遊世。使人人皆知通塞之有所係。亦庶幾季主君平之意乎哉。

贈杜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攷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迺服藥覲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攷者如此。何以攷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攷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速之度。要以爲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尙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于斯。夕于斯。從事于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爲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爲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

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恥。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于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脞。莫能相尙。能于此。不能于彼。勉強于所易。失之于所難。或僅能扶持。至于末路。不復自振。要未可以一節爲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戚戚于貧賤。而失措于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耶。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苟然者矣。晞顏之人所當攷也。然則士之有爲有守。而不出于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于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某不肖。迺者亦幸有聞于呂公。懼未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爲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敘。紹興十五年。承于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習道義于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盡以豹隱名是堂乎。時敘以爲然。而屬某爲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于心而安。措于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去質。文去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凌雜于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于是

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二。又或至于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爲質耶。文耶。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況又至于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于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敍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歟。故予因斯堂之爲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敍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歟。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于吾前者。又誰歟。論至于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揚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爲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爲吾之資。至于浸潤厭飫。豁然開朗。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爲我之用。措之于身而安施之于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于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于學者。推尋文義于毫釐之間。謹守法度于造次之際。亦可謂強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子春

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恬于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驚、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波、溫辟謹潔、孜孜焉以問學爲事、取揚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于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爲高明廣大者哉。故願于此致意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寢久、板罅柱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杠輿梁之不可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于有其具而不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之所隱、而爲政者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顧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倍蓰、而不啻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撙縮浮濫、檢柅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贏于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覩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爲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僦工、率爲平賈、謹視出納、無稽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糴、以至訖事、無一擾于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于雖得其時、雖當于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爲重也。況能于艱難傾側之中、委曲經畫、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

以革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于凡例之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玉山東嶽之行祠。舊創于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卜。食得爽垲。始闢而壯麗之。侑嶽秩祝之神。莫盛于張王。初廟食湖湘。迺演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邈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詞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棄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朴。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待南霽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之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碑。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于帝。令輔南嶽爲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令以輔南嶽。不獨表表于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綵綵于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打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鎚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讚嘆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

倣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未江。遇嚮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寇褫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于唐也。生爲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庇。如潭。如邛。如柳。如檣。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翬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祠乃江東水絕處。香火速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潯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寢邑士庶官吏遠迓。奉安于邑之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器來獻。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邦人咸輸財勦力。立祠于行嶽之東邊。詞之前有泓泉漪潔。凡有疾疫。謁飲卽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徼福。辭曰。收瘟稍茹葷腥。擊毆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爲王誕。遐邇稚耄。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爲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爲國家柱石。死則凜凜在斗牛間。王之忠義穎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指之亭碑。可攷異代之蒸嘗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錄之以報其忠耶。然則勤事定國。禦菑捍患。王無愧于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顛末。父老俾述其概。且以誌邦人被福之侈。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敘大略。且作詩。使

歌之以祀云。玉川蒼蒼兮玉水清。神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祐兮昭聲靈。湫息妖盪兮福羣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終身兮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薦芳馨。伐鼓坎坎兮鳴鏞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亨。欲報罔極兮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祕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攷之圖志。櫛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櫛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又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嚙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數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爲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蠶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而況因接崖猶存舊地。撥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五十餘券。足以辦事。郡方窮乏。無力議也。于是以其租歸于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己俸千緡助之。餘則于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道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材僦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民。不七旬而告工成。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爲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于後也。故

刻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與先生同郡。徵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恥之行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有古人閭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廈。明窗浮几之謂哉。是心卽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冊。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吾靈臺之內矣。咀其英華。飲其膏馥。其爲用詎有涯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于心。故發揮爲事業。皆本諸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茲以往。高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于郡邑。上于國學。赫然名聞于四方。則書院不爲徒設矣。書以鐫于石碑。來者勉焉。

說

說

黃玄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玄圭。寤而名之。請字于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矣。于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爲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爲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盛美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爲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名。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事。出納之吝。圖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銘

陋室銘

顏子居陋巷。巷則陋矣。而顏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谿。谿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谿亦非所以名之。余也無行誼之儲。不見此數子時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爲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案〕是題爲陋室銘。而文係散行。又不用韻。蓋創爲之格。

端硯銘

應辰以端硯璞遺居中。且爲之銘曰。厚重而堅。溫潤而澤。渾然其不雕琢。凝然其不反側。惟吾居中。宜有斯石。

文定集卷十

題跋

跋貞觀政要

此書、婺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宄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書糾謬正俗

右糾謬正俗八卷、按顏揚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字于上、然所引論語、尙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于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稿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尙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旣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漢書原陟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

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顧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裨諲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于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齟齬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殿乃殿帥。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睇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睇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于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旣而過進賢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然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考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爲主。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

至于古詩亦然。若止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樂繙英妙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考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于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證。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于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考焉可也。未可以爲定本。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抱玉神道碑

按碑云與李光弼同討史思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封欒城縣開國公。新唐書但云封欒城縣公而已。碑云轉司徒。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公抗表固讓。至于三四。帝順其請。去司徒僕射之職。授河西隴右副元帥。唐書云進司徒。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穀間。抱玉討平之。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蓋碑則司徒僕射並命。而抱玉併辭之。唐書則先辭司徒。故以左僕射。同平章事。而又辭僕射也。

題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爲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爲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載。

跋馮宿所爲某人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爲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題改修吳季子廟碑

孟簡爲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儵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

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蓋詔至署留後卽行。謂使府也。故脩以爲請。若列郡則自應交政乃解矣。故此碑蕭定已拜戶部侍郎。而猶云潤州刺史也。近歲有類此而疑于著銜者。此其例矣。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爲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爲吾蕭何。則杜非誤矣。

記戒石銘

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爲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寢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昶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宋宣獻公帖

仁宗皇帝初卽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馮公元、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后輒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以聖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考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迺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考其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若其歲月可見于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不闕也庶幾讀者尙可以尋其大概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取回易公使錢遂著爲令然著令迺在慶歷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考古人行事旣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慎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爲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于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

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于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于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于世俗所哀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于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正獻呂申公集。蓋散逸之餘。哀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旣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刊刪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闕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鏤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改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己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爲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旣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于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淫佚。以爲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考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卽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于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近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著閒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待親不出仕。旣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籬鷓雲鵬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

恨君不在蓬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也。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汔之放棄典刑。闕略事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奉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爲後世嘆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耶。子駒頃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太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跋劉忠肅薦陸公奏稿

左奉議郎知曹州濟陰縣陸彥回博聞好學。優有文藻。悉心公家。其政敏達。堪充不次升擢。清要任使。元祐六年。丞相忠肅劉公守鄆。而洛陽陸公知曹州濟陰縣。忠肅薦之朝。後六十餘年。陸公之子庚得其奏稿。于忠肅之曾孫茂而刻石焉。陸公蚤以才氣踔厲傑出。王荊公贈詩有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棄浩然之句。及荊公秉政。士自疏遠賤微。以片言一技。超取顯美甚衆。而昔所嘆惜以爲未遇者。迺獨不在選中。蓋必有不苟合者矣。至是。忠肅雖薦之。然朝廷亦不果用。未幾時風丕變。士之經荊公品題。與夫不用。于元祐者。往往彙進。而陸公隨滕州縣自若也。以彼其才。而所守如此。可謂不負知己。益以信忠肅之知人也。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乏帥蜀幕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爲疏略。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緹責。詔降爲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輕典也。于是落職。而濤調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于此矣。然春秋雖爲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于夫之時。則可以揚于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卽位。公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雅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祕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于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記劉莘老云。諸公爲蔡氏計。太皇太后獨不爲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勸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爲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傳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

也。不知皆何所據。

跋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稿

一朝議論其可傳于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皦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文定集卷十一

題跋

題司馬溫公奏議

溫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略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司馬溫公賓次咨目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凜凜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爲色辭。輕畀官職。苟以斂惠徼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于此者。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傅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旣而得請閒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慰。見于辭翰。蓋溫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詞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駕訪之。此其臨歧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旣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瞻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沆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束藁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束藁而云致意彥魯也。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于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于己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己與蘇公書云。士于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題春陵法帖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鑑尙。韓丕之純樸。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敘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于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卽位。召之。不卽就。于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得罪于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謫。閒居談說名義易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迺追咎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撼頓。至于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蒂。可信其爲信。

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于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攜魯直所爲字敍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爲空言也。因爲詳道所聞于前輩者如此。

跋尙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議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爲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旣見尙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申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淒淒然。至願蒸芝蘭以效祥。爲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爲鄒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爲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寶應十餘年。余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君立道。以醫藥隱于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爲人。士雖不可一概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于不朽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于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于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況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耶。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于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十六卷。林名希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回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略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旣進用於紹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金谿吳頤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爲非。猶或可也。而平戎賦乃云。因于宦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爲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爲子孫者所宜揜惡。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危。聲冤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尤余以速老耶。

書朱丞相渡江遭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尙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子卽皇帝位。隆祐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屬官張渠馬柔吉王世修。並

爲直龍圖閣。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並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穀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原註）此章警得旨報行。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于平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

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尙書。傅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皇帝爲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穀留百官班乞全臺上殿。乃召鄭穀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傅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于是詔賜鄭穀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兇。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惟其所爲。卿適在中司。義行正色。不爲室家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迨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授。（原註）降此詔時朱猶在相位。今觀朱丞相渡江遭變錄。

其祕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

（原註）如苗傳及其屬差除二十四日詔令及臨平戰之類。

又六日赦書上徽

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爲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今但于幸別宮之下云。宰

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略云。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沖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完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微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于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觀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恐生他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

〔原註〕此表全文
見呂丞相勸王記

今度江遭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敵情而已。

既改抑去微名。爲貶損位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微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略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焰。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諭傳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爲未嘗戰鬪。勤王檄云。天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今因說再貶汪黃二相。而謂張丞相爲黃潛善所知。且黃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況是時爲執政者。其與黃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概。則有不可掩者。是以撫其事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聖旨、張松兌、喻樗、初九日內殿引見、樗上殿奏曰、臣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敵騎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敵人因甚遁去、樗曰、敵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敵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算、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既全師、便與殺獲無異、樗曰、過于殺獲、上以爲然、樗又曰、敵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敵人貪憊、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樗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卻是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兌奏曰、敵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今待罪于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清光、不勝萬幸、樗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樗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爲得要也、屬者敵人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強敵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漢高帝所謂鬪智不鬪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有如此者也、今敵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

北爲弔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于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強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修軍政。持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將偏裨。可皆有鬪志。樗曰。將士皆有鬪志。松兌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迫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奏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敵人用兵。軍士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兌曰。浚所遣間諜。並擒獲招降之人。皆言敵中情狀。敵衆實攜貳。樗曰。劉豫自此亦不復能朝夕矣。上曰。此益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書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劉子留下。樗卽致于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樗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回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諭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樗曰。臣等卽便出門前去。上曰。且諭張浚令速來。朝廷事。一一待張浚商議。樗松兌同曰。恭領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期矣。爲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

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文定集卷十二

題跋

跨羅宗約試晬錄

士之言行必于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儒宗。及其示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修撰羅公。作試晬錄。所望于其子孫者。在于聞道而不爲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爲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豈能出于此哉。宗約年踰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爲道之求。至于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跋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應辰未及識之。而得其言于劉子駒爲詳。蓋篤意于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爲本者也。今年六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爲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蓋其心必有不可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跋陳無己譚叢

右陳無己譚叢六卷。從建安游中孚借錄。竊意或不止也。按國史李昉仕周朝。至翰林學士。國初仍舊職。

俄罷知衡州。歸爲陶穀所譖。出爲彰武軍司馬。六年復歸翰林。太宗卽位。以爲承旨。爲文明殿學士。爲參知政事。爲同平章事。今譚叢記。防知開封府。會太祖還師。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年徙延州。別駕。五年召判兵部。與國史所載絕異。因記之。俟他日詳考。應辰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鏤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爲政之道。虛不厭熟。則寡過。睦寮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爲學者法。故附益于行狀之末云。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冢婦崔氏。夫亡子夭。惻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佑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媿于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爲言者。何也。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疲民。又改爲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

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題張魏公爲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者。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也。御史旣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趨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旣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于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于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齋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闊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于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揜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訥。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摘情僞。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捍強敵。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糴、營田、興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爲意。昔充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士卒不勸而耕。軍有餘糧。三人皆卓然爲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于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爲學者當高其志。至于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旣曰教之。捨聖人孰爲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的。學者亦必志于的。危冠侈袂。厚自藩飾。以別異于民。至卽古人所以教民者。諗之。顧疑且畏。汔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旣以先訓。鋟木流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爲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尙志。理所當然。非以爲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爲流俗趣尙陘陘者云爾。

跋李伯時孝經圖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況于聖人乎。伯時書此意。乃徵經析楊。纍纍然者。何也。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訥。而于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謂不爲後人。而審于處己。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中。二公皆從公游。爲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爲建昌軍某縣使。客至公輒移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于世。慎之。朝廷議復元佑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考正當時所以廢絀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爲

度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尙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陶靖節及二蘇先生和勸農詩示鄭元制

吾鄉風俗大抵以貧富爲疏戚。以躬耕稼爲恥。今晚出益熾矣。鄭元制始而富。富而侈。侈而貧。貧既甚。而始悟。乃毆諸子使從事農圃。抑天將空乏其身。使復其本真耶。然則貧未必非福也。雖然。貧而力農。特勢使然。顧愈于迷而不復者耳。元制其勢必復富。要當他日常不忘本。則可以長處樂矣。故書陶靖節二蘇先生勸農詩以勸之。既躬行之。更擇可告語者告語之。使知今人之所恥。昔人之所重。庶幾可變乎。

跋王參政祭蔣從義文

紹興二十有一年。應辰官于桂林。而識其邦人蔣公仲虎。公嘗守容瓊二筦。海瀕遐遠。文法闊疎。捲握之物。足富數世。而公獨守清節。終始如一。今七十餘矣。居陋巷中。僅蔽風雨。服食器用。簡約樸素。如韋布之士。且未嘗以圭泰公事。請謁府縣。余方汨沒吏牘間。得暇隙。卽詣公清談。輒移日。退未嘗不歎服也。既而聞諸公之鄉人。公之皇考從義公。雖爲武吏。而清慎謹厚。素爲州里所重。余雖不及身親見之。然循其流。可以知其源矣。他日公持王參政所祭從義公之文見示。余復以所見于公。所聞于公之鄉人者。附益其後焉。昔孟嘗守合浦。以清著名。蓋其先三世爲郡吏。皆有節義。今蔣氏實相似然。蓋士之能自拔于流俗者。積習傳授必有自來。非苟然也。

跋曼容中復齋記

曼容生于相門。而服用樸儉。如寒素之士。容止謙退。如不勝衣。詞氣和平。如不能言者。非特家法之純。質性之厚。蓋其學問講習。所以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復。而范陽張先生爲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繫辭則曰。以從道也。而已非其盛也。而獨有取者。何哉。曰。聖人之言本末貫通。體用備具。顧所以充之者如何耳。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西晉之士。更相稱許。則曰。我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不必問其如何。而知其爲妄人也。曼容之于易。探索玩味。終其身而不厭然。其所自處如此。亦可見其擇善固執。強學力行。不欺不愧。皆非苟然者矣。

跋石洞霄傳

劉歆敍七略。以道家爲諸子。神僊爲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爲神僊。亦不以黃帝爲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于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爲一。以黃帝爲道家。且不可。況又變而爲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乘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于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譌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爲作也。玉山汪應辰書。

